

大卫·科波菲尔·世界文学
名著典藏（精装）



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我来到这个世上

让人们明白本书的主人公是我而不是别人，这是本书必须做到的。我的传记就从我一来到人间时写起。我记得（正如人们告诉我的那样，而我也对其深信不疑）我是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里 12 点出生的。据说钟刚敲响，我也哇哇哭出了声，分秒不差哪。

我是在那么一天，又是在那么一个时辰出生的。对此我的保姆和一些大智大慧的女邻居是有个说法的。她们在我出生的前几个月起就对我投以无比关注了。她们说，我首先嘛，命不好，准多灾多难；其次，则有可以看见鬼魂的本事。她们认定这点：凡是星期五半夜后几小时内出生的婴儿都是不幸的。都具有那种禀赋，这是与生俱来的，男孩女孩都一样。

关于第一点，用不着我说什么了，因为只有我的亲身经历最足以证实那预言是否灵验。关于第二点，我只好说，要么可能是我还是个小毛头时就把那灵气用光了，反正迄今为止我还未体验到。不过，就是没那份灵气我也不会抱怨，如果别的什么人正享用这份灵气，我则衷心祝福他能终生享用。

我出生时带了一层胎膜。后来，这胎膜就以 15 几尼的低价在报上登广告出售。不知是当时航海的人手头紧，还是人们对这胎膜不存什么信心而宁愿穿软木救生衣，反正只有一个人报过价。这人是和证券经纪人打交道的律师，他报的价是两镑现金，不足部分则以雪梨酒抵偿。哪怕会因此失去永不溺水的风险担保，这人也不肯加一个子。最后只有撤了广告，白出了一笔广告费。说到雪梨酒，我那亲爱的可怜妈妈自己也拿酒去市场上卖呢。十年以后，这胎膜由我们当地的 50 个人抽彩来决定由谁购买。每个抽彩的人先出半克朗，抽中的人则出 5 先令来买这胎膜。当时我也在场，看到自己身体的一个部分竟如此让人处置，我心里真不好受，也窘得慌。我记得那彩是让一个挎着篮子的老太太抽中的。老太太十分不情愿地从篮子里掏出按规定应交的 5 先令，那全是一个个半便士的硬币，末了也还差两个半便士——虽然人们花了好长时间用了很多算术方法向她说明这点，都没产生任何效果。后来，那一带的人好久好久还记得这个了不起的事实：这老太太的确不曾被淹死，而是在 92 岁高龄时得意洋洋地在床上咽了气。我听说她平生最得意地挂在嘴边吹嘘的事就是：她只走过一座桥，此外再也不曾在什么水上面走过。在喝茶时（茶可是她极其爱好的东西），她总表示对那些居然要游荡四海的水手和其他这类人的愤怒，她认为这种游荡简直是罪过。如果有人对她说人们正是因这种讨厌的行为才得到一些收获从而得到某些享受——如茶也可算是一种——那也没什么用，她总是更加有力更自信地说：“我们决不游荡。”

我现在也不游来荡去地说了，我要转到我出生说起。

我出生在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或者就像苏格兰人说的那样是“在那一边”。我是一个遗腹子。爸爸闭上眼六个月后我睁开了眼。就是现在想到他竟从未见过我，我仍然觉得挺蹊跷的。而当回忆朦胧旧事时，更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他那块白灰色的墓石竟是我儿时最初产生的联想，每当我们的客厅被火炉烧得暖烘烘，又被烛光照得亮堂堂时，我就对独自躺在黑夜里的父亲无限同情，想到他竟被我们关在门外，我简直觉得残忍不堪。

我父亲的一个姨妈——当然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是在我们家里说一不二的人物，我后面还会谈到她——特洛伍德小姐，或称贝西小姐（当我可怜的母亲能鼓起勇气而提到她时总用一个称呼，但这种情况并不常有）曾嫁给一个比她年轻的丈夫。这人长得漂亮但正如老话说的：“做得漂亮才算漂亮。”他在这一点上就不够漂亮了——因为他大有打过贝西小姐之嫌疑，甚至在一次为日常饭菜争吵时，鲁莽到想把贝西小姐从 3 层楼的窗口抛出去。他这些脾气暴躁的行为终于使得贝西小姐给了他一笔钱，从此二人分开了。他拿着那笔本钱去了印度，而且根据我家中一个荒诞的传说，人们看到他在那儿和一个大狒狒一起骑在一头大象身上。可我总觉得，那应当是一个贵妃或是一个贵妃的女儿，也就是公主才对。不管怎么说，十年后他的死讯从印度传来时，我姨奶奶做何感想是无人可知的。和那人一分手，我姨奶奶就恢复了她的未婚时的姓，并在很远的海边小村里买了间农舍，带了一个仆人去那里过独身生活。人们都知道她是从

此要远离红尘了。

我相信她一度很喜爱我的父亲。可父亲的婚事让她伤透了心，因为我妈妈在她看来不过是一个蜡制的娃娃。虽然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却知道我妈妈当时还不到 20 岁。自打结婚后，我父亲和姨奶奶再没见过面。那时，我父亲的年纪是我妈妈的两倍，他的身体也不太结实。一年后，他去世了，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他去世后六个月我才来到这世上。

在那个十分重要的——请原谅我竟这么说——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那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本人的感官未获得任何印象。

当时，我妈妈正坐在火炉边。她身子虚弱，精神不振，泪汪汪地看着炉火，想到自己和那尚未出生就没有父亲的小人儿好不绝望，楼上的抽屉里有许多绣有大吉大利的祝词的针插都已表明了对那个小婴儿的欢迎，欢迎他来到那个对他的到来一点也不会会有什么激动的世界上。就像我说的，我母亲在一个晴朗而起了风的三月下午坐在火炉边，胆怯怯，悲切切，十分怀疑是否能挨过她的难关。当她擦干眼泪向窗外望去时，她看见一个向花园走来的陌生女人。

再看一眼时，我母亲顿时预感到那女人就是贝西小姐，我母亲坚信这一预感。那女人站在花园的篱笆外，在落日的余辉下，她步态生硬表情冷漠地走到了门前。

她来到屋前的举止又一次证明了她的独特。我父亲常说，一般的基督教徒谁也不像她那样举止行事。她没有拉铃，而是一直走到正对着我母亲的那扇窗前，往窗里张望。她把鼻尖贴紧到玻璃上，她贴得那么紧，以致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说那时她的鼻尖变平而且成了白色。

她使我母亲吃惊不小，所以我一心认为：我在星期五出生实在要感谢贝西小姐呢。

我母亲惊慌失措，起身走到椅子后面的角落。贝西小姐站在对面，扫视着屋里。她不慌不忙，若有所思，那神情，就像荷兰钟上的那个回回一样。她的目光终于落到我母亲身上，她皱起眉头，像惯于驱使驾驭奴仆的主人那样对我母亲做了个手势，示意我母亲前去开门。我母亲就过去了。

“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我想。”贝西小姐说，那特别加重的语气大概是考虑到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及心理状态才推断的。

“是的。”我母亲很软弱地答道。

“特洛伍德小姐，”来人问，“你一定听说过她吧，我敢说。”

我母亲表示她有幸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她心头的不快并没证明那是一种特别的荣幸。

“现在，你看见她了。”贝西小姐说。我母亲低下头请她进来。

她们走进我母亲刚走出来的那间客厅。走廊对面那间最好的房间没有生火，实际上，自从我父亲的丧礼结束后，那里的炉子就再没生过火。她们俩落座后，我母亲再也忍不住了就大哭起来。

“哦，好了，好了，好了！”贝西小姐忙说，“别那样了！行了，行了，行了！”

可我母亲忍不住，一直哭了个够才停下。

“孩子，把你的帽子摘掉，”贝西小姐说，“让我看看你。”

这要求虽然不合情理，我母亲却实在太怯懦竟不敢拒绝，就算她心存怀疑也不得不照办。她只好照贝西小姐的话做了，由于紧张，她竟把头发弄散全披到脸上来了。她的头发不但多，而且美。

“唉呀，我的天！”贝西小姐惊叹道，“你还是个小娃娃呢！”

毫无疑问，我母亲显得十分年轻，甚至比她的实际年龄还显得年轻。她低下头，仿佛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可怜的人！一边哽咽，一边说，她恐怕自己的确是一个孩子气的寡妇，而且只要还能活下去恐怕还是一个孩子气的母亲。她停了一会儿，这时她恍惚觉得贝西小姐在摸她的头发，并感到贝西小姐的手并不柔和。可是，当她怀着怯生生的希望向贝西小姐看去时，却发现这女士卷起裙裾的下摆坐在那里，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脚踏在炉栏上，皱眉盯着炉火。

“到底是怎么回事。”贝西小姐突然问，“为什么叫鸦巢呢？”

“你说的是这房子吗，小姐？”我母亲问。

“为什么要叫它鸦巢呢？”贝西小姐说，“叫它厨房要更合适些，如果你们两人中有一个对生活有点实际概念的话。”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选定的，”我母亲说，“我们——科波菲尔先生认为这的确是个很大的鸦巢。不过，那些鸦巢都很有些年头了，那些鸟早就不再来这里了。”

“这真是大卫·科波菲尔！”贝西小姐大声说，“地地道道的大卫·科波菲尔！周围一只乌鸦也没有，就把这房子叫鸦巢。傻乎乎地认定了有鸟，只不过是因为看见了鸟窝。”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回敬道，“已经去世了。要是你居然当我的面嘲讽他……”

我想，当时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真想打我的姨奶奶。就算我母亲在那个晚上出手前受过专业的训练，姨奶奶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用一只手就降服她。不过，这场交手在她从椅子上起身时就结束了——她又乖乖坐下，因为她晕了过去。

她恢复知觉后，或是贝西小姐使她恢复知觉后，她发现贝西小姐站在窗前。暮色更浓了，她们已彼此看不清对方。若不是炉火，她们根本就看不见对方了。

“嘿，”贝西小姐回到座位上时说，就像刚才不过随意看了看风景一样，“你估计什么时候……”

“我浑身发抖，”母亲艰难地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快死了，我相信我快死了！”

“不，不，不，”贝西小姐说，“喝点茶吧。”

“啊，啊，你认为喝茶会对我有好处吗？”母亲叫道，那模样真是可怜极了。

“当然有好处，”贝西小姐说，“不过有些幻觉罢了。你把那女孩叫什么？”

“我还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呢，小姐。”母亲天真地说。

“上帝保佑这孩子！”贝西小姐不禁引用了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的第二句吉语，不过她不是对我而言，却是对我母亲而发的，“我不是说那个，我是说你的女佣人呢。”

“皮果提？”我母亲说。

“皮果提！”贝西小姐重复道，十分忿忿然，“孩子，你是说居然有人走进基督教的教堂，然后自己又取了皮果提这么一个教名？”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怯生生地说，“因为她的教名和我的一样，科波菲尔先生就这么用她的姓叫她。”

“嘿，皮果提，”贝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叫道，“端茶来。你的女主人有些不舒服，别闲着到处蹓跶。”

贝西小姐发号施令那样子俨然像自打有这房子起她就是当然的一家之主了。听到这陌生的声音，吃惊的皮果提端着蜡烛穿过走廊走来。两人打过照面后，贝西小姐又关上门，像先前那样坐下，双脚放在炉栏上，卷起裙裾的下摆，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

“刚才你说你要生一个女孩，”贝西小姐说，“我毫不怀疑，准是女孩。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那么，孩子，这女孩一出生……”

“也许是男孩呢？”母亲冒失地插言说。

“我告诉你了，我有准是女孩的预感，”贝西小姐说，“别顶嘴。这个女孩一出生以后，我想做她的朋友。我想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叫她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一个贝西·特洛伍德一生不应做错事，不应滥用她的爱情。可怜的孩子，她应当受到很好的教育，被很好地监护，这样，她才不会愚蠢到相信她根本不该相信的事物。我一定会把这个看做我的责任。”

贝西小姐每说完一句话，她的头就痉挛似的摆动一次，仿佛她旧日的过失仍在折磨她，而她要尽力克制着不流露出来。至少，我母亲借着微弱的火光看她时是这么想的。我母亲太怕贝西小姐了，她太惴惴不安，也太软弱胆怯而茫然无措，所以她没法清楚地观察任何东西，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大卫对你好吗，孩子？”沉默了一会后，贝西小姐又开口道，这时她的头也渐渐不再摆动了，“你们一起过得快乐吗？”

“我很快乐，”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除了太好没别的了。”

“什么，他把你惯坏了吧，我想？”贝西小姐紧跟着就这么说。

“在这个艰难的世界里，又孤身一人了，凡事都得靠我自己了，从这一点来看，是的，我想他把我惯坏了。”我母亲哽咽着说。

“行了，行了！别哭了！”贝西小姐说，“你们并不般配，孩子——如果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般配的话——所以我问你这个问题。你是一个孤儿，对不对？”

“是的。”

“当过家庭教师？”

“我在一家做保姆兼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造访了那一家。科波菲尔先生待我很和蔼，对我特别关照，非常关心体贴，最后他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我们就结婚了。”我母亲一五一十地说。

“咳！可怜的小毛孩！”贝西小姐沉思道，并依旧望着炉火皱眉头，“你知道点什么呢？”

“我不懂你说的是什么，夫人。”我母亲怯怯地说。

“比方说在料理家务方面。”贝西小姐道。

“恐怕知道的不多，”我母亲答道，“不如我想知道的那么多。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教我……”

“他自己又懂多少！”贝西小姐插言道。

“……我希望我已有了很大进步，因为我当时学习的心情迫切，而他教得又很耐心，要不是因为他的不幸去世……”说到这里，我母亲又哽咽了，再也没法往下说。

“行了，行了！”贝西小姐又说，“别再哭了。”

“……我敢说，在这方面我们从没有闹过一言半语的别扭，除了有时科波菲尔先生不满意我把3和5写得几乎没分别，或写7和9时加上了弯弯曲曲的尾巴……”另一阵悲痛袭来，我母亲只得又停下了。

“你这样会把自己弄病的，”贝西小姐说，“你知道这一来无论对你还是对我的教女都非常不好。快别这样了！你决不能这样！”

这番话对我母亲也还起了点镇静作用，虽说她身体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了。接下来两人谁也没说话，只有贝西小姐间或发出一声“咳”打破这沉默，她还是把脚放在炉架上那么坐着。

“大卫用他的钱买了一笔年金，我知道，”过了一阵，贝西小姐又说，“他为你做了什么安排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有些吃力地答道，“考虑得很周到，也很厚道，他把一部分年金给了我。”

“多少？”贝西小姐问。

“每年一百五十镑。”我母亲说。

“他本可以做得更糟。”我姨奶奶说。

她这话可说得正是时候。我母亲的情形这时比先前更糟了。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皮果提一眼就看出了这点。如果屋里光线稍稍好一点的话，贝西小姐也早就可以看出这点来了。皮果提连忙把我母亲弄上楼，并马上打发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这些天来，汉姆神不知鬼不觉地住在我家，就是为了在这种紧急状况下可以送信请人，不过我母亲不知道罢了。

这支联合大军的成员一到就大吃一惊，因为他们没料到会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怪怪地坐在火炉前，帽子挂在左胳膊上，一个劲往自己耳朵里塞棉花球。皮果提从没听说过我姨奶奶这人，而我母亲也没提起过她。她坐在客厅里显得分外神秘。她似乎装了一口袋的珠宝商用的棉花球，并不住地往耳朵里塞，但这一点无损于她那凛然的庄严。

医生到楼上去过后又下来了。发现对面坐着这么一位陌生女子，又推想可能会这么一起待上几个小时，医生就——我猜想——努力表现得有礼貌并善交际。在他那个性别中，医生可算是最举止谦卑的了，在小人物中他也是最温顺随和的。在屋里进进出出时，他总侧着身子走路，唯恐多占了地方。他的脚步像《哈姆雷特》中那个鬼魂那么轻柔，而且比其更慢。他的头总是歪向一侧，并总谦卑地贬低自己，或是谦卑地讨好别人。如果说他从没有对一条狗说过什么无礼的话，那还不算什么，他就是对疯狗也不会说什么厉害话的。他对疯狗也只会和顺地说一句，或说半句，或仅仅说几个字，因为他说起话来就像他走路那样慢。他决不会对一条狗粗暴，他决不会对一条狗急躁，无论如何也不会。

齐力普先生温和顺从地看着我姨奶奶，头歪向一边向她微微鞠躬致意后，便指着他自己的左耳以示意说的是那些珠宝商的棉球道：

“局部炎症吗，夫人？”

“什么？”我姨奶奶把那些棉花一下子像拔一个塞子似的拔了出来。

齐力普先生被她这种粗暴吓了一跳——他后来告诉我母亲说——差点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但他仍然温和地重复说：

“局部炎症吗，夫人？”

“废话！”姨奶奶说罢又把耳朵塞上了。

齐力普先生这下再也不好干什么了，只得坐在那里怯生生地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着，直到人们请医生上楼去。医生在楼上过了一刻钟的样子又下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把靠近医生那一侧耳朵里的棉花扯出来问道。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呢，夫人。”

“呸……！”我姨奶奶发出这个表示蔑视的字眼时还加上一串纯正的颤音。然后，她又把自己耳朵像先前那样塞了起来。

的确——的确——齐力普先生后来告诉我母亲说，他几乎要吓得闭过气了，从职业的观点来看，几乎闭过去了。可他当时还是坚持坐在那里，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里看着炉火。就这样，他们坐了近两个钟头，直到人们又一次把医生请上楼。离开客厅后不久，医生又回来了。

“怎么样？”我姨奶奶把那侧耳朵的棉花扯出来后问。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们正……正慢慢进行着呢，夫人。”

“嘘……！”我姨奶奶只发出这种声音。这种无礼的待遇使齐力普先生觉得绝对忍受不了了。他后来说这简直是存心让他精神崩溃。在人们再来请他之前，他宁愿坐在又黑又当着风口的楼梯上。

第二天，汉姆·皮果提报告说这事发生后一个钟头左右，他碰巧又在客厅门口往客厅里瞅了一眼，不料被正激动得踱来踱去的贝西小姐瞥见并一下抓住了，他这下可没法跑掉了。汉姆进过免费的国民学校，对教义问答回答得挺不赖，所以可以算是靠得住的证人。他说，楼上传来阵阵脚步声和其他声音，当这些声音变得很大时，那女士就一把把他揪住，把他当做供她宣泄过剩的激动的出气筒那样；他说，据此可以推断，那些棉花并不能挡住楼上的声音。他还说，那女士揪住他的衣领后就把他拖来拖去，好像他服用了太多的鸦片酊一样。女士摇晃他，抓乱他的头发，揉皱他的衣领，塞住他的耳朵，仿佛分不清他的耳朵和她自己的耳朵一样，还抓他，打他。他自己的姑妈证实他以上所述属实，因为她在十二点半那会儿——也就是她刚被释放的时候——看到他，声称他当时和我一样那么红通通。

就算温顺的齐力普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怀有恶意的话，在那时也不可能了。他刚忙完，就侧着身子走进了客厅，非常和蔼地对我姨奶奶说：

“嗯，女士，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

“祝贺我什么？”我姨奶奶严厉地说。

我姨奶奶这种极其严厉的样子又把齐力普先生吓蒙了。为了让她温和一点，齐力普先生向她微微鞠了一躬，又微微一笑了一笑。

“天啊，这人到底怎么了？”我姨奶奶不耐烦地叫道，“他不会说话吗？”

“冷静点，夫人，”齐力普先生用他最温和的口气说，“现在，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夫人，冷静吧。”

打那以后，人们一直认为这是件奇迹——我姨奶奶居然不去摇晃他，不去摇晃他逼他把话说出来。她只对他摇了摇自己的头，不过那模样也让他够怕的了。

“哦，夫人，”齐力普先生感到鼓足了勇气马上说，“非常高兴地祝贺你。一切都好了，夫人，圆满地结束了。”

齐力普先生投入地做了五分钟左右的演说时，我姨奶奶仔细端详他。

“她怎么样？”我姨奶奶抱着双臂问，其中一只胳膊上还挂着她的帽子。

“哦，夫人，她马上就会觉得很舒服了，我希望那样，”齐力普先生说，“在这种凄惨的家庭状况下，对任何一个年轻母亲我们能期待的舒服也不过如此。夫人，如果现在要去看她就请去，那只会对她有益。”

“她呢？她好吗？”我姨奶奶严厉地问。

齐力普先生的头歪得更厉害了。他看着我姨奶奶样子就像一只乖乖的鸟。

“那个小囡，”我姨奶奶说，“她好吗？”

“夫人，”齐力普先生答道，“我还以为你早知道了呢。那婴儿是个男孩。”

我姨奶奶二话没说，拿起帽带好像拿着一个投石器似的对着齐力普先生头部瞄了一会，然后把帽子朝自己头上歪扣上，便一去不返了。她像一个失望的仙女那样消失了。或者说像人人都认为我有本事看得见的鬼魂那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到这儿来过。

她再也没有到这儿来过。我睡在我的摇篮里，我母亲睡在她的床上，而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德则永远留在了那片梦想和幻想的地方，那片我不久前还游历过的广袤区域。照在我们卧室窗户上的光亮也照在这世间过客最后安息的地方，也照在那不属于那个没有他就没有我的残灰尘土上。

第二章 我对早年的回忆

当我回忆幼年混沌岁月时，首先清晰地浮现在脑前的便是我母亲，我那长着一头秀发、模样年轻的母亲，还有没模没样的皮果提。皮果提的眼睛真是黑，以致她眼周围的那部分脸色也发暗，她的双颊和双臂硬邦邦而又红彤彤，我常为鸟们不来啄她而去啄苹果而感到奇怪。

我相信我记得这两人在相隔不远处跪下或俯下身来，在我眼里她们就变得小矮人一样了，然后我摇摇摆摆从这一个走到另一个身边。我还往往分不清这是印象还是记忆——皮果提常把她那被针线活磨得粗糙了的食指点触我，那食指给我的触觉就像磨小豆蔻的擦子一样。

也许这只是幻觉，虽说我相信我们的记忆力能回到比我们许多人以为的要早得多的岁月，正如我相信许多幼儿的观察力之切近和准确令人赞叹不已那样。说实在的，有许多成年人在这些方面亦可称卓越非凡，与其说他们获得了这种能力，不如说他们还没有失去这种能力。同样，我较全面地观察了那些一直保持着朝气活力、宽厚之心和达观心情的人后，更觉得这也是他们经过童年后仍保存下的一种财富。

停下来光说这个，我怀疑我自己也在“游荡”了。可我得说，这些结论部分是建立在我自己的亲身经验上的。如果在这个故事里写下的什么能表明我是一个观察敏锐的孩子，或是一个对童年生活记忆深刻的成人，无疑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自称拥有这两种特性。

回顾一片混沌的幼年，居于那些纷纭杂乱之上而涌现眼前的是我母亲和皮果提。我还记得些什么别的呢？让我记记看。

云雾中出现的是我们的房子，在我看来，并不新，但非常熟悉，还是早年记忆中的那样。第一层是皮果提的厨房，厨房门通向后院。后院中央有一杆儿直立，杆上有个鸽屋，但里面并没有住什么鸽子；院子一角有个狗窝，但里面也没有什么狗；一群在我看来个头高得可怕的家禽总是趾高气扬、气势汹汹地走来走去。有一只公鸡总要飞到柱子顶上去打鸣，每当我从厨房窗子朝它看时，它似乎格外注意我，它的样子凶猛极了，吓得我发抖。院门边有一群鹅，我每次走过那里时，它们就伸长脖子摇摇摆摆地追我，结果正像被野兽困住过的人会梦见狮子一样，我在夜里也梦见这些鹅。

有一条长廊，在我看来真是幽幽深长！它从皮果提的厨房一直通到前门。一间黑洞洞的储藏室就对着它开了个门，那可是一个在夜里经过时非跑着过去的地方，因为如果没有人拿着盏光线微弱的灯站在那里，我就弄不清从那些桶罐和旧茶叶盒后面会有什么钻出来。从那门里飘出一股又湿又霉的气味，有肥皂味、泡菜味、胡椒味、蜡烛味、咖啡味，全混在一起。再就是两间客厅，一间是我们——我母亲，我，还有皮果提；因为皮果提干完一天活后，我们也没什么客人时，她就是我们真正的伙伴——晚上坐的客厅，另一间是我们星期天坐的那间最好的客厅，后者很气派，但并不怎么舒服，我总觉得那间屋挺凄惨的，因为皮果提曾告诉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反正显然是很久很久以前——关于我父亲的丧事，还说到穿黑外套的那些人。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在那屋里，我母亲向我和皮果提读有关那拉撒路人如何从死人里复活，我听了怕得要命，以致她们后来不得不把我从床上抱起来，把卧室窗外那片安静的坟地指给我看。在肃穆的月光下，死者都安息在那里呢。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的什么东西能有墓地那些青草一半绿。没有什么比得上那里的树一半荫凉，也没有什么能比得上那里的墓碑一半安静。清早，我跪在母亲卧室里那个小套间的小床上向外看去，可以看到羊儿在那里吃草，还看见日晷上闪着红光。于是我就想：会不会是日晷因为又能报时了而快乐了呢？

我们在教堂的座位在这里。多高的凳背呀！附近有扇窗，从那窗可以看得见我们的房子。早上做礼拜时，皮果提要多次朝我们的房子看，她总要尽可能地明确知道我们那房子没遭抢劫，也没发生火灾。虽说皮果提自己的眼睛向四处看，可我的眼向四处看她就不高兴。我站在座位上时，她就朝我皱眉头，示意要我看着那牧师。可我不能老看着他呀——他就是不穿着那白色的劳什子我也认得出他来，我还怕他会为我老看着他而奇怪呢，说不定他会停下讲道来问我——那我干什么好呢？打呵欠是很要不得的，可我总得干点什么啊。我看看母亲，她却装着没看

见我。我朝过道里一个小男孩看去，他对我做个鬼脸。我朝穿过前廊从打开的门照进的阳光看去，竟看见了一头迷路的羊——我说的不是罪人，而是有羊肉的羊——这羊有那么一点想进教堂来的意思。我觉得如果我再朝它多看一下，我就会被诱惑得高声说些什么了，那一来，我又会成什么了！我又抬头朝墙上的灵牌看去，拼命试着怀念我们这个教区已故的包杰斯先生，并想象当他久受病痛之苦而医生又回天无力时，他太太是怎么想的。

我不知道他们那时请了齐力普先生没有，他是否也束手无策；如果是这样，他是否希望人们每星期能提到这事一次而记住这事。我从戴着礼拜天才用的衫领的齐力普先生又看到了讲坛，并想到这讲坛真是个不错的游戏场，可以把它变成一座多好的城堡，当另一个孩子爬着梯子去攻打它时，可以把缀着穗子的丝绒靠垫朝他头上砸。渐渐地，我的眼睛合上了，好像听到牧师正起劲地唱一首催眠曲，然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直到我咕咚一下从座位上摔下地，皮果提才把半死不活的我带回了家。

现在，我看见了我们的住房的外部，卧室的格子窗打开了，清新的空气被迎进来；在前面的花园尽头那些老榆树上，那些旧鸦巢荡来荡去。现在我在后花园里，在放了空鸽笼和空狗窝的院子后有一个专门养殖蝴蝶的地方，那儿有一道高高的围篱，一扇用大钩锁锁起的门。园里的树上挂着累累果实，从来没有任何园里的果实会有这么多，这么熟。母亲在园里采摘果实往篮里放，而我站在一旁慌慌张张地把偷来的草莓咽下，还拼命做出没事的样子。一阵大风刮起，夏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冬日的黄昏时分，我们做游戏，在客厅里跳舞。母亲喘不过气时就在扶手椅上坐下休息，我看到她用手指绕着她的发卷并挺了挺腰。她喜欢看上去健康，并为长得这么娇好而得意，对这点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

这是我最早印象中的一部分。我从所见而得出的最早见解中还有一点，那就是母亲和我都有点怕皮果提，在大多数事情上都服从她——如果那可以算做见解的话。

一天晚上，皮果提和我一起坐在客厅的火炉边。我在向皮果提读一个有关鳄鱼的故事。我一定读得太生动了，或许是那好人儿太感兴趣了，因为我记得我读完后，鳄鱼给她的印象恍惚是一种蔬菜。我读累了，也困极了，可是既然我已得到难得的优待——可以等到去邻家消磨夜晚时光的母亲回来——那我就决不去睡觉，哪怕死在我的岗位上（当然是的）也不去睡。我已经困到这种程度，在我看来皮果提膨胀了，变得很大很大。我用两根食指把眼皮撑着，使劲看着坐在那儿忙着活计的她，看她留着专门擦缝衣线的一小块蜡烛头——那玩艺看上去真是太旧了，尽是道道沟沟的皱纹——看衣尺住的那间草屋顶小房子，看她那个盖子上画着圣保罗教堂（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圆顶呢）的针线匣，看她手指上的铜顶针，看我觉得十分可爱的她本人。我困死了，我知道如果我什么都看不见，哪怕是一小会，我都全完了。

“皮果提，”我突然道，“你结过婚吗？”

“天啊，卫卫少爷，”皮果提答道，“你怎么想到结婚这事了？”

她是那么惊慌地回答我，于是我一下就清醒了。她把针拉到线再也不能拉的地方，停下手里的活看着我。

“你到底结过婚没有呢，皮果提？”我说，“你是个很好看的女人，对不对？”

的确，我觉得她和母亲是不同类型的人，但她在我看来是另一种美的典型。在最好的那间客厅里有一张红绒面脚凳，母亲在上面画了个花球。在我眼里，凳子的底色和皮果提的肤色是一样了。凳子光滑，皮果提粗糙，但这没什么关系。

“我好看，卫卫？”皮果提说，“唉呀，不对，亲爱的！你到底怎么想到结婚的呢？”

“我不知道！——你决不能一次和一个以上的人结婚吧，对不对，皮果提？”

“当然不。”皮果提毫不犹豫地答道。

“可是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婚，后来那人又死了，你就可以和另一个人结婚了，可以不可以呢，皮果提？”

“你可以，”皮果提说，“如果你这么选择的话，亲爱的。这是个观点问题。”

“你的观点又怎么样呢，皮果提？”我说。

我一边问她，一边好奇地看着她，因为她那么惊奇地看着我。

“我的观点是，”皮果提说着并把目光从我身上挪开，想了想，又继续做她手上的活，“我

决不结婚，卫卫少爷，我也没抱结婚的打算。我对这事就是这么看的。”

“你没有生气吧，我想，皮果提，是不是？”我安安静静地坐了一分钟后又说。

因为她对我那么冷淡，我当时还真以为她生气了。可我这么想是错的，因为她把手上的活（那是她的一只袜子）放在一边，张开她的双臂一下抱住我那生满鬃发的脑袋瓜，使劲一挤。我知道那是一下用力的挤，因为大块头的她穿好衣后，只要动作稍稍用点力，她长衫背后的扣子就会飞出去一些。我记得她搂住我那会儿，就有两颗扣子蹦到客厅的那一头去了。

“现在，我们再来听听饿芋吧，”皮果提说，她还不能把那词正确地说出来呢，“我还没听到一半呢。”

当时我弄不懂为什么皮果提看上去那么怪怪的，也不明白她为什么那么想回到那鳄鱼身上去。不过，一回到那些怪物身上，我又清醒了。我们把它们的卵留在沙子里，让太阳去孵化，我们在它们身边跑来跑去，不断转弯而使它们气恼——由于它们躯体笨重，它们不能够很快地转弯，我们像土著一样在水里追逐它们，用尖尖的木棒插进它们的咽喉，一句话，折磨惩罚鳄鱼的一切花样都被我们玩到了。至少，我本人是这么做的，但对皮果提我就有点怀疑了，她一直在想什么心思，并不时用指尖戳她的脸或手臂。

我们已把鳄鱼整治得筋疲力尽，又开始整治美洲鳄，这时，花园的门铃响了。我们来到门口。我母亲就在那里，我觉得她比往常看上去更漂亮了。和她站在一起的是那个衣着好看的黑头发和黑胡子的男人，上星期天就是他和我们一起从教堂走回家的。

母亲在门前弯下腰来抱我并亲我时，那男人说我是一个比皇帝更享有特权的小家伙——或是类似的话，以后我的理解力增长了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

“那话是什么意思？”我在母亲肩头上问他道。

他拍拍我的手，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人，不喜欢这人深沉的嗓音，我对他的手在摸我时会摸到我母亲的手怀有妒意。他的手的确碰到了母亲的手，我使劲把它推开。

“啊，卫卫！”母亲呵斥道。

“可爱的孩子！”那男人说，“我对他的忠心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母亲那种美丽的容颜是我以前从没看到过的。她温和地责备我的粗暴，并把我抱得更贴近她的披肩。她转过身去，向那位费了那么多事来送她回家的男人表示感谢。她说话时向那人伸出了手，当他也伸出手去握它时，她看了我一眼，我觉得是这样。

“让我们说‘再见’吧，我的好孩子。”那男人说，同时他把头——我看到了——挨在母亲的小小手套上。

“再见！”我说。

“好的！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吧！”那男人笑着说，“握手吧！”

我的右手被母亲的左手提着，于是我就把左手向他伸去。

“喏，不是这只手，卫卫！”那男人笑道。

母亲把我的右手拉出来往前送。可是为了上述理由，我说什么也不肯把右手伸给他。我把左手伸给他，他挺热情地握住，还说我是个勇敢的家伙。然后他就走了。

这时，我看见了他在花园里拐了弯，用他那不吉祥的黑眼睛最后看了我们一下，门就关上了。

没说一句话也没动一下指头的皮果提马上把门关上问好。我们一起走进了客厅。和往常的老习惯相反，妈妈没坐到火炉边的扶手椅上，而是停在房间另一端坐下，小声唱了起来。

“——希望你今晚过得快活，夫人。”皮果提说。她拿着烛台站在屋中间，一动不动像只大木桶。

“真谢谢你，皮果提，”母亲语气欢快地答道，“今晚真是快乐。”

“一个陌生人或什么的引起了这种快乐的变化？”皮果提暗示道。

“的确是令人快乐的变化。”母亲答道。

皮果提仍然站在屋中间一动不动，母亲又继续唱下去，我睡着了。不过，我睡得不熟，还能听见声音，只是听不清说的是什么。当我从那种极不舒服的迷糊中清醒时，发现皮果提和母亲都在流泪谈着话。

“不是这样一个人，科波菲尔先生不会喜欢的，”皮果提说，“我就这么说，我敢这么发誓！”

“哦！天哪！”母亲叫道，“你要把我逼疯！还有什么女孩会像我这么可怜地让自己仆人糟践的吗？为什么你要这么不公平地叫我女孩呢？我没结过婚吗，皮果提？”

“上帝知道你是结过婚的，夫人。”皮果提答道。

“那你竟敢，”母亲说，“你知道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怎么敢，皮果提，而是你怎么忍心——让我这么难受，对我说这么残酷的话，既然你很清楚，我出了家门就没一个朋友可以依靠！”

“越因为这样，”皮果提答道，“就越不可以。不！就是不行。不！怎么也不行！不！”皮果提那么用劲地晃那烛台来加重语气，我都认为她会在那烛台扔出去了。

“你竟敢这么言过其实，”母亲说着眼泪更加泉涌，“这么不公平地说话！你怎么总把这说成是已成定局并已安排好了的，皮果提？我不是多次告诉过你，说这都不过是最普通的交际，你这残忍的东西！你说到追求，我又能怎么办？如果人们有这么蠢，要滥用感情，那是我的错吗？我能怎么办，我问你？你希望我把头发剃了，把脸涂黑，或把自己烫伤或烧伤让自己变丑？我想你就是这么希望的，皮果提，我肯定你巴不得我那样做。”

这番不公平的指责似乎很让皮果提伤了心，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亲爱的孩子，”母亲叫道，并走到我坐着的扶手椅边抱住了我，“我自己的小卫卫！这是不是暗示我，说我对我的宝贝——我最亲爱的小宝贝——缺乏爱心！”

“根本没人这么暗示过。”皮果提说。

“你暗示了，皮果提！”母亲答道，“你知道你暗示过。你心里清楚你暗示过。你说的那些话不是那意思又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刻薄的家伙，你心里和我一样清白，上季度我不肯为我自己买一把新阳伞，虽说那把旧绿伞的伞面全破了，穗子也没一点干净的，这就是为了他。你明白就是这样，皮果提。你不能否认。”她又满怀激情地朝我转过身来，她的脸贴着我的脸，“你觉得我是一个淘气的妈妈吗，卫卫？我是一个讨厌的、狠心的、自私的坏妈妈吗？说我是，我的孩子，说‘是的’呀，亲爱的孩子，皮果提就会爱你，皮果提的爱要比我的伟大得多，卫卫。我一点也不爱你，是不是？”

这时，我们都大哭起来。我想我是三个人中哭得最响的。可我相信，我们都很真诚地哭。我本人伤心欲绝，恐怕在一阵激动时还把皮果提骂成“畜牲”。我还记得那诚实的人儿当时好不痛苦，当时她衣上的扣子准一下全飞了。当她和母亲和好，她跪在扶手椅旁和我言和，那些小炸弹就一块儿弹出去了。

我们都很不开心地上了床。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因呜咽而自己不时醒过来。有一次我呜咽得很厉害，以致我竟从床上坐了起来，这时我发现母亲坐在被头上向我俯下身来。后来，我就在她怀里睡着了，睡得很香。

是在下一个星期天，还是又过了更长的时间我再次看见那男人，我已记不清了。我从不认为自己长于记日期。不过，他来到教堂，又和我们一起走回家。他还进了我们屋子，看放在客厅窗里的那著名的天竺葵。我觉得他并没怎么认真看那花，不过在离开前，他请求母亲给他一朵花。她让他自己选，可他偏偏不愿那样——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于是她摘下一朵花并交到他手里。他说他永远也不离开这朵花。我当时想这人竟不知道这花一两天里就会花瓣片片落下，他真是傻透了。

晚上，皮果提也不像过去那样总和我们一起了。母亲对她恭敬有加——在我看来比往常更尊重她——我们不是好得不得了的朋友，可我们和过去毕竟不一样了，我们在一起不再像从前那么愉快了。我有时想，也许皮果提反对母亲穿放在抽屉里的那些漂亮衣服，也许皮果提反对她那么经常地去邻居家；不过，我不能彻底弄个明白。

渐渐地，我也习惯看见那长着黑胡子的男人了。我并不比过去喜欢他半点，而且仍然因对他怀着同样的妒意而不安。如果说我这样不仅仅是出于孩子本能的憎恶之心，不仅仅是因为皮果提和我对母亲所抱的那种通常的看法，而是还有其他什么理由，但这也决不是我稍大一点后所能发现的那理由。当时，我头脑里还没生成那种观点，或那种观点还没接近我头脑。但还不能把这一小点一小点连成一个网并把什么人放入这网中。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母亲在他前面的花园里时，默德斯通先生——那时我知道他姓这个

了——骑马来到这儿。他勒住马向我母亲致意并说要去罗斯托夫特，看几个在那儿驾游艇的朋友。他还很快活地建议我坐在他前面的鞍子上，如果我愿意骑一次马的话。

空气清新甜爽，那马似乎也挺乐意让人骑，站在花园门口咻咻喷气，还不停蹴足。这一下，我心里痒痒的，真想去。于是，我被打发上楼去果皮提那儿，由她把我收拾一番。这时，默德斯通先生下了马，把缰绳挽在胳膊上，沿着花园的蔷薇篱笆慢慢地走过来，走过去，母亲则在篱笆里陪他慢慢地走过来，走过去。我记得，果皮提和我从我的小窗子向外偷偷瞧着他们。我还记得，他们一边走，一边似乎十分仔细地观察他们中间的那些蔷薇。我也还记得，脾气一向温柔如天使的果皮提一下变得好不急躁，使劲扭着我的头发梳，把它们梳错了方向。

不一会儿，默德斯通先生和我就出发了。马儿沿着大路旁的青草地往前跑。他很随意地用一只胳膊搂住我，我相信我平常并不怎么好动，可是这会儿坐在他前面，我怎么也不能不时转过脸去仰看他的那张脸。他的黑眼睛很浅——我找不出一个更好的字眼来形容他那种细看去并无深度可言的眼睛——出神时，每一次目光转动时，就仿佛被一种奇怪的光线改变了。有几次，我一边看他，一边怀着畏忌观察他神情，想知道他正凝神想什么。从这么近的地方看去，他的头发和胡子要比起我以前所认为的还要浓密，还要黑。他的脸下部方方正正，每天仔仔细细刮过的黑胡子还留下了又粗又硬的短茬，这一切不禁使我想起约摸半年前巡展至我们这一带的蜡像。这些，再加上他那整齐的眉毛，他肤色中很浓的白色以及他五官中很分明的黑色和褐色——他的模样真讨厌，连想起来都讨厌——都使我不得不认为他是个英俊男子，虽说我一直又忐忑不安。我相信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也是这么想。

我们来到海滨一家旅馆。两个男人在那儿的一间房里抽着雪茄，他们每人都躺在至少四张椅子上，还都穿着宽松的粗呢短装。有一个角落里堆着些外衣，海军斗篷，还有一面旗，这些东西都捆在一起。

我们到时，他们俩便懒洋洋地从椅子上爬起来并说：“喂，默德斯通！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

“还没。”默德斯通先生说。

“这小子是谁？”其中一人一把抓住我问。

“这是卫卫。”默德斯通先生答道。

“姓什么？”那人又道，“琼斯吗？”

“科波菲尔。”默德斯通先生道。

“什么，那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的小崽子？”那人叫道，“那个漂亮的小寡妇？”

“奎宁，”默德斯通先生说，“请你小心点。有人是很精的。”

“谁很精？”那人笑着问。

我也马上仰起脸，想知道是谁。

“不过就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罢了。”默德斯通先生说。

听说不过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便放下心。开始我还以为是说我呢。

那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似乎有个令人好笑的名声，因为一提起他，那两人就开心地大笑起来，默德斯通先生也很开心。笑过一阵后，那被称作奎宁的先生说：

“关于这笔看准的生意，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是什么意思呢？”

“嗨，我还没看出布鲁克斯目前对于这事懂得多少，”默德斯通先生答道，“不过，我相信他并不怎么赞同。”

听到这话，大家又哄笑起来。奎宁先生说要拉铃叫些葡萄酒为布鲁克斯祝福。他也这么做了。酒送上后，他叫我喝一点，吃块饼干。我喝酒前，他要我站起来说。“打倒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这番祝福引起大家喝采和开怀大笑，连我也笑了。我一笑，他们笑得更开心了。一句话，大家都快活极了。

那以后，我们在海滨的悬崖上散步。又坐在草地上，用望远镜看东西——望远镜放在我眼前时，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装做能看见——然后我们回到旅馆提前吃午饭。在外面散步时，那两个人不停地吸烟。我想，如果从他们那粗呢外衣的气味来判断的话，那他们准是从裁缝处取回这衣时就一直吸个不停。我不应当忘记，在我们登上游艇后，那三个人都走到船舱里去忙着摆弄一些文件。当我从敞开的天窗往下看时，只见他们干得十分努力。在这期间，他们让一

个很和气的照顾我。这个人脑袋上长着红头发，戴着顶很小的帽子，这帽子竟亮闪闪的。这人穿着件斜纹衬衣或背心，胸前绣着大字母拼成的“云雀”。我想这就是他的名字，因为他住在船上，不能像住在街上那样在门口上标出他的姓名，所以才把姓名标在胸前，可是当我叫他云雀先生时，他却说这是那条艇的名字。

那整整一天里，我观察到默德斯通先生比那两人严肃和稳重。那两人很快活，无忧无虑，常彼此开玩笑，但几乎不怎么和他开玩笑。我觉得和他们比他更有心机也更沉着冷静，他们似乎对他也持有我的这种看法。我觉得，有一两次，奎宁先生说话时斜睨着默德斯通先生，似乎是怕惹恼了他。还有一次，巴斯尼治先生（另一个男人）得意洋洋时，脚被奎宁踢了两下，奎宁用眼神警告他，要他注意一声不响坐在那里的默德斯通先生。我记不起那天默德斯通除了对那个谢菲尔德打趣话笑过外还有什么时候笑过——说到底，那也是他自己说的个笑话呀。

我们在天黑之前回到家。那是个风清气爽的夜晚，母亲和他又沿着蔷薇树篱散步，我被打发进屋喝茶。他走后，母亲问我那一天里我都干了些什么，他们又都干了些什么并说了些什么。我复述了他们说的话，她笑了，并告诉我他们是胡言乱语的鲁莽家伙——可我看得出她喜欢他们的那些胡言乱语。这一点，我在那时就像现在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又趁机问她可曾见过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先生，可她却答了个不字；不过，她想这人准是个制作刀叉的。

此时此刻，她的脸又浮现在我眼前，有如我想在街头济济人群中找寻的任何一张脸那么清晰；我能说她的脸早已不复存在了吗？——虽说我记得它已变化了，虽说我明知它已消失了。当她当年那少女般的纯真和美丽又像那天夜里一样令我感到扑面而来时，我说它们凋零纷谢了吗？当她在我的记忆中复活（虽说也只能如此），而在这记忆中她比我或任何人都有或有过的青春风采更加风光动人，我还能说她改变了吗？

谈话后，我就上了床，我现在字字依实来写她那时来和我说晚安的情景。她跪在我床边，双手托着下额，似乎逗趣地说：

“他们说些什么，卫卫？再告诉我一次。我可不信。”

“‘迷人的——’”我开始说。

母亲把双手放到我嘴唇上阻拦我。

“决不会是‘迷人的’，”她笑了起来，“决不会是‘迷人的’，卫卫。现在我知道不是的了！”

“是的，就是的。‘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我挺理直气壮地复述道，“还说是‘漂亮的’。”

“不，不，决不会是‘漂亮的’，不会是‘漂亮的’。”母亲又把手指放在我嘴唇上道。

“是的，就是这么说的。‘漂亮的小寡妇’。”

“这些家伙多蠢，多没羞没臊！”母亲笑着并捂住了脸，“这些人真可笑极了！是不是？亲爱的卫卫——”

“呃，妈妈。”

“千万别告诉皮果提，她会对他们很生气的。我自己也很生他们的气，我一点也不愿让皮果提知道。”

当然，我答应了。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互相亲吻，不久我就睡着了。

事隔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好像就是第二天，但实际上可能是两个月左右以后，皮果提向我透露了我马上就要到来的惊人大事。

一个夜晚，我们像以往一样坐在一起，做伴的还有袜子、码尺、蜡烛头、盖子上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讲鳄鱼的书。母亲当时也像以往一样不在家。皮果提连着看了我好几次，张开嘴想说什么却又什么也没说——当时我认为她只不过是打呵欠，否则我会着慌的——最后才带着哄孩子的口气说：

“卫卫少爷，你愿不愿意和我去雅茅斯在我哥哥家住两个星期呢？那会不会很好玩？”

“你的哥哥是个大好人吗，皮果提？”我忙问道。

“哦，他是个多么好的人啊！”皮果提喊着说，两只手也举得老高，“那儿有海，还有小船和大轮船，还有打鱼的人。海滩，还有汉姆可以和你一起玩——”

皮果提说的是她侄儿汉姆，这人在第一章里被提及过，她把他说得像是英文语法的一个部分。

她叙说了这么些开心事，使我好不兴奋。于是我说那一定很好玩，不过母亲会说什么呢？

“嗨，我敢打一个基尼的赌，”皮果提认真看着我的脸说，“她一定会让我们去的。如果你乐意，她一回来我就问她，好不好？”

“可我们走了她又怎么办？”我说着把我的小胳膊肘支在桌上，对这问题想讨个究竟，“她不能一个人过呀。”

如果皮果提突然要在那只袜子上找一个什么洞，那这洞肯定是小得不值得补了。

“我说，皮果提！她不能一个人过，你知道的。”

“哦，天哪！”皮果提终于又看着我的脸说话了，“你不知道吗？她要 and 格雷普太太住两个星期，格雷普太太要请好多客人呢。”

哦！原来是那样，我就很愿意去了。我真等不及母亲从格雷普太太家（就是那家邻居）回，不耐烦地等她做出决定，是否允许我们实现这一个了不起的理想。母亲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吃惊，并且很爽快地答允了。一切就在当晚做了安排，我旅行期间的食宿费将来都一一支付。

很快就到了动身的日子。连我都觉得那日子来得太快。我简直是狂热地期待这一天，并生怕发生地震或火山爆发，或其他什么天灾而阻挡了那旅行。我们要乘早饭后出发的一辆行李车。只要允许我一夜合衣并戴着帽子、穿着靴睡，给多少钱我也乐意。

虽说我是这么不经意地叙述我当时是如何迫不及待地离开那快乐的家，可直到现在我还难过，当时我竟一点也没疑心到我永远离开了它。

我快乐地回忆起那行李车在我家门前快出发时，母亲站在那儿亲我。那时，我哭了起来，因为我对母亲和那个我先前还未离开过的老地方充满了感激依恋之情。我知道母亲当时也哭了，我能感到她的心贴着我的心在跳，想到这些，我好快乐。

我快乐地回忆起当行李车老板开始赶动车时，母亲跪到门边请他停下，以便让她能再亲吻我。我快乐地沉浸在她凑上我的脸吻我时所表现出的亲热和挚爱。

当我们把她一个人留下站在路旁时，默德斯通先生向她走过去，似乎在劝她别那么伤心。我绕过车篷向后看去，并在想这一切又和他有什么相干。皮果提也从另一边向后看去，她似乎挺不满意，她把脸转回车箱时可以从她脸上看出这点。

我坐在那里，朝皮果提看了一眼，同时心想：万一她像童话中说的那样奉命把我遗弃，不知我能不能沿着她落下的纽扣回到家呢？

第三章 我家有了变化

我想，那车老板的马是世界上最懒的马了。它低着头，磨磨蹭蹭。好像满心希望那些要收包裹的人一个劲等。我幻想，真的幻想，它有时都为它这主意笑出声来了，可车老板说那只是它在咳嗽而已。

车老板也像他的马一样低垂着头，边赶车边垂着脑袋打瞌睡，一只胳膊支在膝盖上。虽然我说是他赶车，可我觉得实际上马在干这一切，就是没有他，这车也能到达雅茅斯。至于谈天么，他才不想呢，他只吹吹口哨。

皮果提的膝盖上放了一篮点心，就算我们要乘着这同一辆车去伦敦，也够我们一路吃的了。我们吃得多，也睡得多。皮果提的下巴支在篮子把上就很快睡着了，她一直没把篮子放开过。若非亲耳听见她打鼾，我简直不能相信一个毫无抵御之力的妇人也会鼾声如此之大。

我们在一些小巷小路边停了许多次。花这么长时间把一副床架交给一家小酒店，又在另一些地方停下去逗留，这令我十分厌倦。所以当看到雅茅斯时，我特别高兴。我向河对岸那片单调沉闷的荒原望去，觉得它看上去潮乎乎，吸饱了水一样。我不禁觉得奇怪——如果世界真像地理课本上说的是圆的，那为什么每一处又都这么平坦呢？但我又想，可能雅茅斯坐落在两极之一上，所以才这样。

我们越走越近了，看到附近的一切都像是天空下的一条低低的直线。我暗示皮果提说如果有一座小山什么的，这看起来就会好一些，如果小镇和潮水不像烤面包和水那么混在一起，那会更好。皮果提用比往常更加重的口气说，我们应当接受一切既成的事物，至于她，她以自称雅茅斯鱼而自豪。

我们来到街上，这街也让我惊奇得不得了。鱼味，泥味，麻絮味，沥青味阵阵扑来，还有四处走动的水手，在石头上颠来颠去叮当响着铃铛的大车，我觉得我先前是低估了这么一个热闹繁华地了。我把这想法告诉皮果提，她听了这话好生快活，并告诉我，众人（我猜这是那些有幸而能生为雅茅斯鱼的那些人）都知，雅茅斯总的来说是天下最好的地方。

“我的阿姆在这儿呢！”皮果提叫道，“都长得让人认不出了！”

实际上，他是在家酒店等着我们。他像一个老相识那样问我感觉怎么样。开始，我并不觉得我对他不如他对我那么熟识，因为自我那晚上出生后，他再没去过我们家，他当然认识我而我不认识他了。他把我放到他背上，驮着我回家，这下我们的交情大有进展了。他当时身高六英尺，块头大，膀大腰圆，是个结实的大汉，可他脸上挂着孩子气的傻笑，那头浅色的鬃发使他看起来像头绵羊。他穿着一件帆布短上衣，他穿的那条裤硬得就是没有腿在裤管里也能照样直立。他戴着一顶你可以称之为帽子的玩艺，就像是一幢顶上盖了什么又黑又脏的玩艺的旧房子。

汉姆背驮着我，把我们的一只小箱子挟在胳膊下，皮果提提着另一只箱子。我们在散有碎木片的小沙堆的小巷里绕来绕去，经过煤气厂、绳厂、小船厂、大船厂、拆船厂、修船厂、配索厂、铁器厂，以及一大些这样的厂子，来到我在远处就已看到的那片单调沉闷的荒原。这时，汉姆说。

“那儿就是俺们的房子，卫卫少爷！”

我向四周望去，尽可能望到荒原尽头，望到海岸，望到河边。可我看不到什么房子。只有不远处有一条黑色的驳船或什么的种类的旧船放在地面上，在海潮不及之处。从那里伸出一个铁漏斗权当烟囱，徐徐冒出烟来。我看不出有什么像人居住的东西。

“不会是它吧？”我说，“不会是那像船一样的东西吧？”

“就是它，卫卫少爷。”汉姆答道。

就算《天方夜谈》中阿拉丁的宫殿或大鹏鸟的蛋，我想，也比不上能住在这船里的荒诞想法更让我心驰神往。在它一侧，开了一个怪有意思的小门，直通屋顶下，还有一些小小的窗。这地方最叫人着迷心醉的是它实实在在是一条下过几百次水的船，而又从没人能想到在早地上会有人住在它里面。我觉得正是因为这样它让我着迷了。如果它本来是专门造着给人住的话，我可能会嫌它太小、太不方便或太孤零了。可正因为它本来不是为此而造的，它就成了一个完美的家居之所了。

它里面清洁得可爱，要多整齐，就有多整齐。里面有张桌子，一只荷兰钟，一个五斗柜，柜上有只茶盘，盘中绘有一个拿阳伞的女人，正在和一军人打扮的小男孩散步，小男孩还在滚铁环。一本《圣经》顶住了茶盘使其免于掉下。万一那茶盘跌下来，就会把聚在书周围的茶杯、碟子和茶壶都砸碎了。几面墙上都贴了些常见的圣经故事彩色画，画都装在镶有玻璃的画框里。于是，打那以后，我一看到小贩拿着这些东西，就不由得想起了皮果提哥哥房子里的一切。穿红衣的亚伯拉罕把穿蓝衣的伊撒当祭品献上，穿黄衣的但以理被扔进了绿色的狮穴中，这是其中最出色的两幅，在小小的壁炉架上，有一幅建在桑德拉叫撒拉·珍的小船的画，那船尾还是用真正的木片贴成的；这真是一件集美术和木工技术之大成的艺术珍品，我认为这是一件令世人最为羡慕的宝物。天花板下的横梁上挂了些钩子，还有一些柜子和箱子一类的东西被当做坐俱，以补椅子的不足。

这都是我一进门后就看见的——据我的理论，挺孩子气的——然后，皮果提又打开一扇小门，让我看我的卧室。这是我所见过的卧室中最完美、最可爱的一间——它就在那船的尾部，在旧日船舵横过处开了扇小小的窗；在墙上正好齐我身高之处，挂了面小镜子，镜框是用贝壳镶的；一张正好够我睡的小床；桌上一只蓝搪瓷杯里还插了束海草。墙壁刷得雪白，白得像牛奶，碎布拼成的床单亮闪闪地刺得我眼睛都痛了。在这间叫人不由得不爱的小房间里，还有一件事特引我注意，那就是鱼的气味，以致当我掏出口袋里的小手帕擦鼻子时，都觉得那也好像包了只大海虾在里面一样。我把这一发现悄悄告诉了皮果提，她告诉我说，她哥哥做大海虾、螃蟹和龙虾的买卖。后来，我在外面那间专门放些盆和桶的小木屋里常看到一大堆这样的东西，它们纠缠绞结在一起，真是让人觉得好玩，而且一旦钳到什么就再也不会松开了。

一个系着白围裙的女人礼貌周全地在门口迎接我们。在汉姆肩头上时，离她还有四分之一英里我就看到她在门口行屈膝礼了。还有一个最漂亮的小女孩（我认为她这样）也和她一样行礼。这小姑娘戴着一串用蓝珠子串的项链，我想吻她时，她不肯，跑到一边躲了起来。后来，我们大模大样地吃着比目鱼、溶奶油和土豆时（我还得到一块排骨呢）一个脸上毛乎乎却很和气的人回来了。他叫皮果提为“小妞妞”，又在她脸上响亮响亮地使劲亲了一下，从她一贯行的礼数看来，我敢肯定这就是她的哥哥无疑了。他果然是的——人们向我介绍他为皮果提先生，这一家之主也。

“很高兴能见到你，少爷，”皮果提先生说，“你会发现我们的粗鲁，可我们有着热心肠。”我向他致谢，并说在这么一个地方我准会过得快乐。

“你妈好吗，少爷？”皮果提先生问道，“你们走时，她快活吗？”

我设法使皮果提先生明白她像我所希望的那么快活，并说她要我转致问候——这句客气话是我编出来的。

“真是多谢她了，真的，”皮果提先生道，“嗨，少爷，如果你能和她，”他朝他妹妹点点头，“汉姆，还有小爱米丽，能在这儿一起多住两星期，我们会觉得很有面子呢。”

这么热情殷切表示了居停之谊后，皮果提先生走到屋外，用一满桶热水洗他自个儿，并一边说道：“冷水绝对洗不净我的污泥。”不一会儿，他又进屋了，外表大为改善，只是太红了，以至于我不禁想他的脸在这一点上和海虾、螃蟹、龙虾相似——进热水前很黑，出热水后就是红红的了。

喝过了茶，门又已关好，缝缝眼眼也已塞住（那阵的夜晚雾气重，冷森森的），我觉得这就是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可爱的隐居处了。听着海面上吹过来的阵阵风儿，知道屋外冷雾正偷偷爬过荒凉的滩地，看着火炉，想到这儿没有别的房屋而只有这一所，而这一所又是一艘船，简直让人觉得太妙了。小爱米丽已战胜了羞怯，和我一起坐在那最低最小的柜子上，这柜子刚好够